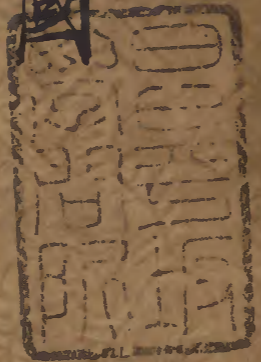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廿七卷廿四

戰畧 三國 晉 宋 齊 梁



漢書門				
二	五	三	三	六
一	三	三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二	漢
九	五	書
函	三	
三	三	
一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0
冊數	37 (5)
函號	299 239

五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略考

三國三



防風茅元儀輯

淺草文庫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楊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

應字可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

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

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

皆反其眾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

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柔曾料張魯之不終令此言又如此真誓士也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

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

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

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

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

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

楮扶操土船船工中流矢死楮左手舉鞍蔽操右

手刺船校尉丁裴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

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追

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

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雖爲
備亦未
爲陷璋
也璋豈
操敵哉
卽內難
亦所不
免也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薄黃雄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自是素懷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諸浩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虔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心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沔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據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請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
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
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
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
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
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
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

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
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
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
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
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
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
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日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慚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

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操未聞南耗即知必有侍隴望蜀之言自是老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洪拒之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

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

有心人

過鄱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

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
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
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
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
鄙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
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
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
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

名直
公讀書
人此阿
蒙乃真
讀書者
也

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
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
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
之為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
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
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
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
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眾恟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郟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流進者，恐吾軍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威振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為水所

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
爲○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
冀○未○暇○東○顧○徐○上○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
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
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
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冀者固
多事即
許亦無
用權妹
不歸備
耶

若陸遜
不為此
言家將
薦誰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
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
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
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
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名言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
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
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
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為賤與操請以討羽自効
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
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
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
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
為難不少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更似虛
聲益其
猶深

固必不速退操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
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
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坡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
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
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
屯堠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
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
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
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
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
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
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効耳今
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
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
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
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闕心從事樊佻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外人白告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佻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陽太守遜為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

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曹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俱漢獻帝

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

正傳志卷三十一
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溜，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猓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狼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荆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士崩瓦解

為遜所困不足為耻為公所笑與可耻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楫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須濡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息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千入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不即詔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
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
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不悉召
諸軍還洛陽初不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
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
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俱後漢昭烈

正謂不
升二帝
限耳

武備志卷二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四終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
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
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
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
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不如此
得永

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
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
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
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
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
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
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
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
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
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
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
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背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
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
若進軍南鄭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
方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
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此言深有味智

不可
小思

武備志卷二十八
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
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不知慰
解時已
省許多
日子矣

魏孟達初為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
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
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
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
吾舉事當表上此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
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
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此者利
害較然
果此不
過五千
上耳何
遂以危
而不從

魏人夏侯淵子楸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
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楸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
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
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
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
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
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

妙在無聞

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獻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
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
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
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
又為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
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
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無名之
工遂能
困亮天
下人不
可量如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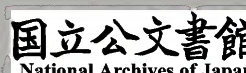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
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
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
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
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救祈山張郃欲分
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
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祈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邳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门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詎不

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勅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至是體



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斷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眾中

微妙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
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
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為也郭淮曰亮若
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
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
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

不仲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
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
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
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
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
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
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惶怖遁走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魏說者。

魏家三代知兵
怪哉明帝又勝其父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大懼。人種蒞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
 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為
 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
 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
 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
 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久乎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河法

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
 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
 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
 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
 者或以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
 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
 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
 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
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
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
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
北，其窠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
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
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
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瑋曰：昔攻上庸，八部並
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
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
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爲之。遂以

四千里
伐人而
反飽于
城中其
時魏運
可想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

楸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矣。』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

全言

觀、魏欲廣田畜穀于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巴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

地肥耳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夏侯與曹本一族竟為姻婭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亘

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欽守之。聚羌胡質在侵逼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補其

還路，淮從之。進軍兆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

不必人
聽而自
潰

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爲橋度水擊吳軍
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
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
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
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
千口

魏王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
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
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
洛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徼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
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
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
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
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
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
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
奉與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
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
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
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
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俛身緣塘魏人望
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籍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祖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愧悅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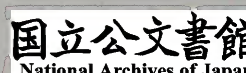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

共言闕
 疎難以
 欺人吳
 人何太
 愚也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
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
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
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
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
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
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
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
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

殿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
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
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
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
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
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
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
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
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復勅基停駐基曰

與王肅
同意

持重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灑水閏月次灑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

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鴛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鴛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日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去，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矣，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
 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
 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
 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
 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
 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
 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
 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
 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變
 國常如
 此矣

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
 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
 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辭書不過六百里大
 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
 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
 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
 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

正傳志卷三十一
為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趣
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
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
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
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
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次等與文
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衆因山乘
險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
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
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
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
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使
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

能○援○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
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
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誕○謀○主○也○言○於○
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
全○坐○守○死○無○爲○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
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
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援○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
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文○欽○教○諸○葛○誕○
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
殺○欽○欽○子○鶩○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
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援○殺○之○
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
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
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
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昭能為
此言帝
之可也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昭欲遣諸軍因釁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以圍新城眾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慮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
號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
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
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
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
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
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

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
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
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
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
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
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
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
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會本建
直指空
虛之策
顧中變
預爲艾
所用耶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
 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
 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
 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琊王瞻
 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
 父子荷國重恩不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
 策馬冒陳而死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
 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
 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
 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
 伐之如反掌耳而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
 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會意與人
 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
 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
 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高出人
 一等

正備志卷二十一
二十七
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勅會助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俱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爲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爲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祐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
 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
 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
 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
 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
 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絕寇
 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
 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史知吾虛實吾
 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
 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
 遁抗欲追而慮闌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
 將追者肇衆洵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
 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闌俱晉武
 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一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
 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
 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
 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
 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
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

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

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戒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以和

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

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緇利吳主聞而責之抗

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

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

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

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

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祜如此
青數便
不勞
服矣
遇抗



江大鐵
錐少此
計本據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
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
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
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及作大炬長十
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
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
道杜預遣牙門周吉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
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衆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
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
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
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
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
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
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
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古儒人
看破千
谷四字
志事

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
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
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
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
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
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
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
詔令乎、渾不聽、浚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
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渾、浚請降、浚舟師過三山、渾遣信
要與論事、浚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是日浚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
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
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
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
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此法宋已不傳近世始有得之者實可謂千斤

日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棟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眾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眾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眾歸

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俱武帝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如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頤頤窘
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令
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匹磾
文鴛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
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
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
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
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快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
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
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
突門旣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
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
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春
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春
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
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此知大
非使有
帝土際

無仇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春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懷
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

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

彼甚

武備志卷二十九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

以身免俱惑帝

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沱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身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犇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至此猶不妄動為妙

本意只
是以逸
待勞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
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
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饑以
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亦所以

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

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

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

桑撫約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

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

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

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

妙絕

更妙

如抗之

與祐皆對手也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拔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虜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喝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恐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不唯機
宜如是
亦料曜
必守洛
陽故先
為此言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喝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恐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鬪，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如此方
謂之識
微

正傳志卷三十一
十一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
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
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
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
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
蠓蠡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
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于闕南道險陝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其前
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
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
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
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
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
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
以大眾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
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正傳志卷二十九
十一
孰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
不足戍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
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
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
也。孰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
都城而還。

英雄
語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
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
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
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
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
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
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
闕闕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
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
憂也溫拜表卽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

分合處
俱有至
理俱有
似是而
非之語
是正智
者耳

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
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
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
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
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
漢兵走敗

趙麻秋攻抱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
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
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

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
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
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
涓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
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
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
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
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

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乘千里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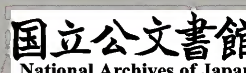
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兀勢亦得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趨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

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
 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二輔
 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
 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
 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
 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
 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
 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

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
 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
 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
 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
 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勲，亦敗還漢中。溫之
 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
 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
 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龕嬰

有仁人之心方可爲大將

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俱穆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白兗州伐燕。劼超曰：

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

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

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

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

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

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

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即魏延出斜谷之計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曰
 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
 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
 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
 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
 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
 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
 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暉又遣樂嵩請救
 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
 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
 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滄澠則陛下大事去矣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
 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
 騎三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
 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
 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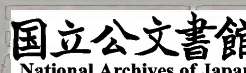
與書
 鍊金
 用意
 自得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却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此及唯
丁溫宜
然所謂
知彼也

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



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
 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
 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
 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
 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
 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奕

非馭
 將之正
 不可謂
 山豪
 文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終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
 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不敢
 進不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
 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
 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不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

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

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

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

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

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

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

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

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

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

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

也憊然始有惧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

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無心被獲反似奇策故曰其機神環無端

至亦有六色其可知一故一

不可復止

者同一策而分勝負者皆此類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感而殺之茂
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
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
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
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
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
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
推農為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
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
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
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
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
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
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
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秦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苻欲自擊之羣

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苻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苻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苻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苻待之如初荀曜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自曲牢赴之軍於馬

是是
其智
其常

頭原後秦主萇率眾逆戰登擊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敝之乘不如速

乘勝者不少而項藉張騰之說獨勝之微乎微平安可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不戰釗兵往來疲喝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眾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未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

平生奇
奇生平

歸長子

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

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睦
邃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
民千家爲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
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
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
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
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
委麟

此見亦
不地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

深明于
九地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
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
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
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
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
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名青還儀果疲敗
涼王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
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
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
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
克之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衆潰奔城紀矣延欲
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
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
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
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
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

大軍繼後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
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
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
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
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
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
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
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
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此計甚拙

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代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為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水死餘眾二萬餘人皆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達參軍使殺達據歷陽弘達皆玄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眾隨

古來勤王之師此為最難最奇

可稱效

之入斬桓修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不自相
溫兒

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謂軍一時奔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

知已知
似不欲
逆其蒙
杰也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

與廣武君之言
俱幸而不用耳
天之贊裕信也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衝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此明白
請君死
社稷耳

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二子同
舉大事
此着便
券君臣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羗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羗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禹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異才惜不成耳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浮子、拳捷、善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義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雖計出
無奈亦
守古後
有心血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
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
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
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
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出來
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恚甚請死裕
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景乃抗表曰臣贊北伐
之計使狂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
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

孫也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
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岍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
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景
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
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
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
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
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
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國廷尉三壘皆以兵

史記

代情志卷三

戰畧考

晉二

十一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岍、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
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岍、斷
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
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
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
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
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
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萬寇荆州、秦主興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謙於
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
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
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
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
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
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幡冢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以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敵彊衆少不應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迺服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

我智人
智人知
我智方
用此三
劉法

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鐘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西○傳○志○卷○三○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
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
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
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
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
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
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
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
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
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
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按○
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
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
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
登○岍○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
 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听北侵是我代秦受
 敵也今乘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南赴
 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
 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
 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
 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
 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且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
 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心聲西而
 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
 北听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碯礪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
 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
 四月裕遣丁肱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听去
 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
 使監一白眊裕先命朱超石戒嚴眊舉超石帥二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正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簿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

蓋之死
地而後
生

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
登岍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
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
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令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
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
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
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
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
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羣凡詰壘門降

夏主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入
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
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
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
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
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
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
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

在網罟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俱安帝。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疊。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巴克浩疊將進攻黃峪。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見殺。恭帝

武備志卷三十一

武備志卷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

存如觀
火

武備志卷三十一
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
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
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不
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
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
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
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
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
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
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
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
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
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
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
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

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
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
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
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
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
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
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可法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
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
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
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
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
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
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
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侯督諸軍鎮大磧

至此方明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二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
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
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
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徼西掠居民魏軍士
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
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
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
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得
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
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
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
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
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
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
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
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

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兵，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常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解。頡曰：今斂諸將所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狃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
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
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
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
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
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
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
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
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
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
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
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
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
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
如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當時自
是知此
何必
然則
今所不
可守之

地異日
豈終不
可耶是
在人耳

家力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骸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草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軍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勅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正傳志卷三十一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魏主欲討北涼。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計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之。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晏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懷中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梁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眾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

得於晉
楚之事

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通乎神
鬼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僭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爲內都大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旣至論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旣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治蠻若
善于鵬
勅今古
皆然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斫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駒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

不諳地利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叅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惟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爲龍驤將軍魏主遣使書曰我今不癡復非苻堅曩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膽生識識生膽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裘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

古今皆如此

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卽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木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先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諸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闔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

本有實
見非作
漫語

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
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
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
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
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
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
天地無靈力屈于爾壘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
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
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

小城却
大軍古
來有限
事

相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
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
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
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
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
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
擊以彊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
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
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俱文帝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謨守圍城，與肥城糜溝坦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
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
不足定也遂取坦苗糜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
震齊土
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據胸山道成以
爲戍主胸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
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
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
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燬
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
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
祖亦自彭城犇胸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
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
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
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
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求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村黑驪攻新亭甚急遂求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驪戰殺道隆劭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帝付托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
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昱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
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迴城東大營殺千
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
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
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檄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願行郢州事修治器
械以備攸之及徵願爲左衛將軍願乃薦司馬柳
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
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
若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願行
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願曰尋陽地居江流密
邇畿甸留北淝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
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三直也或以城小難固左
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江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願乃奉晉
 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
 湓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
 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
 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
 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

所見略
同何其
淺也

武備志卷三十一

武備志卷三十一

仿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
 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杲爲辭，侵犯邊鄙。壽陽
 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杲復歸魏，魏梁
 郡王嘉與劉杲攻壽陽，將戰，杲四向拜將士，流涕
 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
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
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
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
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
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
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
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
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

樣堰
別有
處

魏師退走

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
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眾號
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
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
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
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
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
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鬻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柘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正備志卷三十一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叅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懿以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爲恒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頥爲主頥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爲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強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勅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此救圍
妙着也

諸楚王戍命填外塹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
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
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
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
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
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
太守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
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帳
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
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
之北伐也軍入均口馮道根曰均均迅急易進
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
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
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
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是勰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道還淮南遂入于魏俱帝鸞

武備志卷三十二

武備志卷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梁一

一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帥
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
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
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
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
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
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
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進○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也○
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
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
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
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
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
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
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
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吳獻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獻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獻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獻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二第未
爲非也
只未當
其時耳

呂苟兒帥衆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破降之。太侯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勅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苟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撼之。人未及回，以土迤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飛橋太公遺法

真善駕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
 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
 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
 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
 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
 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王
 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
 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
 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
 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
 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三
 千一時俱發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
 明日英自帥眾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
 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
 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武備志卷三十三
五
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爲妙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垂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相對，椽竹爲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輓，輓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此一奇
也不可
不法

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峽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大將器

梁領軍曹仲宗直閭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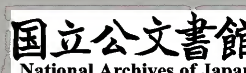
魏蕭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

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滿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為人使安得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堆壁命

平常舉
止遂入
神妙

送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



禦虜馬
一法

武備志卷三十三
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
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多置袖棒一枝置馬側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
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
餘眾悉降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
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
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
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
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人城左右皆諫淵曰我
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
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
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
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
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
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
陳悅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搗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逼留步蕃

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真奸雄
亦真英雄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遣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奪馬亦
何淺也

正欲其
一追擊
其盟耳

不傲倖
者方為
英雄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
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
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因輕
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
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
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
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
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
燕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請之長史
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
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
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
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
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
都眾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
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武備志卷三十三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
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
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
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秭之
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 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
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
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
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
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

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為天下笑眾皆頓頽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

地更
於望
馬

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勅勒酋長也嘗為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眾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問

千古名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遂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紹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爲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夫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

若依此
策歡雖
雄不能
一時即
還

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為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眾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哀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已有賀拔之眾，圖之實難。願且留。

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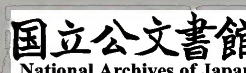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猗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奚武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

定兩情性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中，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朔，謂魏刺史王羆曰：何



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

正傳志卷三十四
○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
○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
○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
○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
○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
○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
○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
○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
○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
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
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
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
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
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
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
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
不敢進合攻潁川城必危矣今進據潁川有城可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偽作與琛書論歸款之意為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謀人送與琛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喻灑遂清王思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河法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

一攻一守千古之師

西傳志卷三十四
九
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禦虜剽掠可法

何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梁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甲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不死耶紹宗帥衆十萬據虜颯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交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
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
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
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
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
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
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岳武穆
本于此

汝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
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
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
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
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
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
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
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置樓堞以助防守。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
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
碎之景更爲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
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
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
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
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
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驚爲景所獲執
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
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
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
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
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
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
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
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
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

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叅決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畢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賤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

如此女
于古今
有幾

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願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

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絕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眾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眾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太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景而復蹈此天意也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日：「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爲羊侃之子鷗所殺。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

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直進杜崩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

俱藺文帝

